












金梁遊

貳

關中三李年譜卷三

山陽吳懷清編

二曲先生年譜附錄上

國史儒林傳

光緒末
增輯本

李顥字中孚陝西盩厔人父可從爲明材官崇禎十五年
張獻忠寇鄖西巡撫汪喬年總督三邊軍務可從隨征討
賊臨行挾一齒與顥母彭曰如不捷吾當委骨子善教兒
矣兵敗死之顥母葬其齒時顥年十六母曰言忠孝節義
以督之顥事母孝飢寒清苦無所憑藉而自拔流俗以昌
明關學爲己任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書靡不博觀而不
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學以尊德性爲本體以

道學問爲工夫以悔過自新爲始基以靜坐觀心爲入手
關學自馮從吾後漸替顓曰與其徒講論不輟當事慕其
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
公門也有餽遺者雖十反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却
顓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卽此一事不守孟子家法正自
無害陝撫欲薦之哀籲得免然關中利害在民者亦未嘗
不爲當事言之也先是顓欲求父遺骸以母老而止旣而
母沒廬墓三年乃徒步之襄城徧覓不得服斬衰晝夜哭
知縣張允中感其孝爲其父立祠且造冢戰場名之曰義
林常州知府駱鍾麟官陝時嘗師事顓謂祠未能旦夕竣
請南下詣道南書院發願高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

之望顒赴之凡講學於江陰於無錫於靖江宜興所至學者雲集既而幡然悔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喋喋於此卽戒行赴襄城常州人士思慕之爲建延陵書院肖像其中顒旣至襄城適祠成乃哭祭招魂取冢土西歸附諸墓持服如初喪康熙十二年陝督鄂善以隱逸薦有 詔起之

固辭以疾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禮部以海內眞儒薦

大吏親至其家促之起昇牀至省顒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吏駭去乃得子假治病顒戒其子曰我日抱痛自期永棲聖室平生心迹頗在聖室錄感一書萬一見逼而死歛以粗布白棺勿受弔也自是閉關不與人接惟崑山顧炎武及同邑惠思誠至則欸之思誠顒四十年所心交也

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召顒見時顒已衰老遣子慎言詣
行在陳情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 上謂慎言
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特賜御書志操高潔及詩幅
以獎之顒學亦出姚江謂學者當先觀陸九淵楊簡王守
仁陳獻章之書闡明心性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吳與弼
薛瑄呂柟羅欽順之書以盡踐履之功初有志濟世著帝
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策等書旣而盡焚其
稿又著十三經注疏糾繆二十一史糾繆易說象數蠡測
亦謂無當身心不以示人居恆教人一以及身實踐爲事
謂孔曾思孟立言垂訓蓋欲學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
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否則假途干進豈

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時容城孫奇逢之學盛於北餘姚黃宗羲之學盛於南與顒鼎足世稱三大儒惟顒起自孤根上接關學之傳尤爲難及云晚年寓富平有富平問答四十四年卒年七十六

懷清按卒年誤詳後

門人王

心敬傳其學其四書反身錄七卷二曲集二十二卷亦心

敬所摭次

墓表

襄城劉恭叔宗泗撰

今上皇帝御極四十三年

懷清按西狩乃四十二年作四十三年誤

西狩陝西

總制華公迎駕平陽

上首以先生起居爲問且云召至

關中相見華公承旨卽遣人造先生廬具道

上意欲邀

先生先期至關先生以疾辭使者數往返先生辭益堅華

公知不可屈乃具以上聞 上曰高年有疾不必相強因

索先生所著書於是先生之子慎言齋四書反身錄二曲

集二書詣行在召入 上問爾父何病歷年幾何慎言對

曰臣父早孤臣祖母彭矢節鞠誨臣父仰承母志發憤爲

學無屋可居無田可耕養親讀書復管家計以此積勞成

疾未及五十髮白齒落今年七十有五

懷清按潛確錄作七十有七

衰

病益甚時卧牀褥不能動履久荷徵召又蒙 天語存注

咫尺 乘輿不能一睹 聖顏此臣父子終天之憾也

上曰爾父平日讀何書慎言對曰臣父少無師承百家之

書靡不觀覽及壯則一歸於聖經賢傳不復泛濫涉獵晚

年非六經四子性理通鑑及儒先語錄不輕入目其教門

弟子亦以此相勸勉 上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朕
有親題志操高潔扁額並手書詩幅以旌爾父之志爾宜
歸去侍養及 上回鑾慎言送至臨潼 上尤諄諄以善
事先生爲諭抵關後傳整屋令張公芳詢先生體貌奚似
家計子弟之詳先是康熙癸丑總制鄂公以關中隱逸疏
於朝也 上卽徵召於家先生辭以疾後屢被召先生終
不就 宸衷懸切已數十年矣及西巡欲式廬一晤而不
可得溫綸霽霽哀嘉備至我 皇上崇儒重道求賢若渴
又能曲遂高蹈之節不欲強奪其志而先生抱道自重浮
雲富貴甘爲盛世逸民不肯少易其操豈不 主臣交得
也乎猗與休哉先生姓李氏諱顥字中孚陝西整屋人父

可從慷慨有志略明季李自成犯河南汪公喬年奉命督
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祿招壯士可從遂與俱東
將行挾一齒留其家不滅賊誓不生還及至襄汪公死城
守兆祿可從俱從死妣彭氏痛夫殉國誓志完節立孤紡
績縫紉易粟以食稍長使先生就塾不能具脯師不納母
恚曰無師遂可以不學耶古人皆汝師先生感泣遂發憤
讀書然家貧不能得從人借觀自六經諸史百家列子佛
經道藏天文地理無不博覽久之恍然大悟獨慕聖賢之
學於是潛心濂洛關閩陸王之學以上溯孔孟之心傳其
學以尊德性爲本體以道學問爲工夫以悔過自新爲始
基其言曰李延平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存心體認天理

實爲用功之要務莊敬靜默從容鎮定靜以培動之基動以驗靜之存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又曰天人理欲之界所差只在毫釐非至明不能晰其幾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又曰用功莫先於主敬敬之一字徹上徹下功夫千聖心傳總不外此須實下苦功如人履危橋惟恐墮落又曰每日默檢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稍失卽痛自責罰日消月汰久自成德又曰無一念不純於理無一息或閒於私而後爲聖人之悔過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而後爲聖人之自新夫卑之至愚夫愚婦有可循高之至聖賢有所不能外此悔過自新所以爲人喫

緊處又嘗謂陸之教人一洗支離蔽錮之陋在吾儒中最爲緊切令人言下爽暢醒豁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尼山家法中正平實均有功於世教不可置低昂於其間於是並參互考折衷盡善由象山以迄陽明識心性之源由紫陽以迄敬軒得積漸之功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此先生平生得力之由亦其學術之大較也先生少時慕程伊川上書闕下邵堯夫慷慨功名遂有康濟斯世之志嘗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策等書憂時論世怨天憫人蓋不啻三致意焉旣而盡焚其稿謝絕世故閉戶深居獨以明學術正人心繼往開來爲己任里黨咸非笑甚且造作蜚語以傾陷之而先生日與其徒講論不輟久

之鄉人化服遠近從遊者至舍不能容而學官郡將方伯連帥以及海內賢士大夫聞聲敦請者日造其門如靖江無錫常州武進富平華陰關中書院東林書院皆其平生厯聘講學之地而門人友朋多彙集其語以成書蓋先生之教因人而施資之高下學之淺深誘之固各不同而要無不以一念之不昧者擴充而實踐之以爲希聖希賢之基凡有答問窮晝夜不倦必使其人豁然於心目之間而後已以故遊厯所至禰子黃冠皆爲感化卽宿學名儒亦退就弟子之列而北面師事焉先生資稟英敏氣節高邁其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尤嚴當其被徵也催檄兩至嚴若秋霜絕飲食者六晝夜幾欲自刎而卒不肯起與

當事書曰鵬幼失學庸謬罔似浮慕曩哲浪招逐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當事體朝廷旁求盛懷誤加物色遂塵宸聰蓋以鵬或有微長可充葑菲而不知鵬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上之既不足以備顧問次之又不足以任器使儻不審己量力冒膺榮命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鵬父喪時遺鵬隻身再無次丁鵬母彭氏守寡鞠鵬艱難孤苦蓋不啻出九死而得一生鵬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產三旬九食衣不蔽形鵬母形影相弔未嘗獲一日之溫飽竟以是亡亡之日無以爲歛縣令駱公鍾麟聞而傷之捐俸具棺始克襄事使爾時稍有意外之遇鵬當如毛義捧檄鵬母之苦豈

遂如此其悽愴。顓風木之感，豈遂永抱於終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云：祭之豐不如養之薄，殺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逮。親存，顓每念及此，未嘗不涕泣自傷。不孝之罪，終身莫贖。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忝竊祿位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時身無棉衣，遂終身不復衣棉。孫侔早孤，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客江淮間，劉敞知揚州，特疏薦聞，不赴。旣而沈遘、王陶、韓維連薦之，終不赴。當時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顓雖無二子之孝，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顓母旣不及見，顓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儒謂士人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事，乃關風

俗盛衰故尤不可以不慎也今旣以顓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美官要職可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僞之端必將外假高尚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爭以終南作捷徑矣顓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風俗由顓而壞此其不敢三也顓雖病廢草野實蔭息 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 今上之恩居恆深念可以報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遷善改過耳以故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顓寒素是甘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必以平日講學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轉相嗤鄙灰其向善之念顓亦何由而藉以默贊 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敢四也方今高賢大儒濟濟盈廷亦何須

顓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
況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獎恬退茲堯舜之於巢許
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
穉以至宋之陳搏邵雍林逋魏野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蕭
糾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而褒之以敦風化蓋以其道雖
未宏志不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
用爲有用乃激勵廉恥之大機也顓昏愚庸陋懿修固不
敢望古人而絕迹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出
是負朝廷之深知翻辱闡幽之盛典其爲罪豈不大哉
噫觀此可以識先生志趨操守之大概矣性至孝母夫人
病顓天求代跪接矢溺以辨輕重以父死王事於襄城終

身不衣采每忌日必爲文以祭哀慕之私時時不能去於懷徒步二千里至襄城禱於社號呼於道自呼其乳名從曩所戰死地招魂以歸而葬焉嘗泣語人曰吾母之生也寢無席吾父之亡於外也求其首而不得吾實天地之罪人矣因自號曰慚夫長身方面大鼻修髯儀觀甚偉飯可兼三人食飲盡數斗終不及亂每日黎明卽起獨居一室整衣冠危坐竟日無怠容晚歲閉關不與世人相接者幾二十年然海內學者莫不知有二曲先生云所著四書反身錄若干卷二曲集若干卷以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卒得年七十有六

懷清按二曲歷年紀略不載先生年歲牛雪樵續之則注明康熙四十二

年七十七歲而劉長源二曲先生傳作丁卯年生他傳多作崇禎壬午先生年十六依此推之卒年爲七十九葬